



经典重温之电视剧《太行山上》：

# 为什么“三十万大军出太行”

□王 鑫 薛晋文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再次重温由王朝柱编剧、李伟执导的电视剧《太行山上》，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该剧以八路军129师在太行山区的抗战历程为主线，全景式展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敌后战场如何从“九千将士进涉县”逐步发展为“三十万大军出太行”的壮阔历史图景。该剧于2015年，作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献礼剧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曾荣获中宣部第十四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等。该剧不仅填补了荧屏上完整呈现刘邓大军抗战史的空白，更是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树立了新的标杆。

抗战题材经典电视剧作品之所以在今天仍令人回味无穷，首要原因在于其其对历史本质的深刻洞察与精准复现。该剧导演李伟曾谈到，“王朝柱老师把剧本交到我们手上时，讲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到太行山去看、去体验、去寻找拍摄的感觉，因此我们若干次到了邯郸，深入到涉县、磁县、武安等地”。该剧从士兵们的军装样式、饮食细节，到乡音俚语的巧妙运用、下意识的行为举止，较好呈现出特定时代的历史印记，用心用情用力向历史致敬。这种细腻入微的刻画与书写，让观众仿佛穿越时空置身于那段烽火连天、民族危亡却又众志成城抗战岁月。

剧中无论是阳明堡机场奇袭、神头岭伏击战，还是香城固伏击战、百团大战等经典战役，皆严格依照史实讲述，既展现了斗争的艰难性和复杂性，又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追求艺术真实，实现了客观真实和本质真实的有机统一。这些著

名的战役既是正义之战，也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该剧巧妙避免了史料的简单堆砌，而是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基础上再现历史事件与人物，既保证了电视剧记录历史的真实性，又增强了可看性与共情感。例如，江君玉一角是剧中虚构的角色，却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和隐喻价值。她是国民党将领江玉生的独生女，最初以《阵中日报》的记者身份登场，后受到进步思想的感召，毅然加入八路军并调任新华社分社工作。她的人生轨迹贯穿全剧，通过职业身份和政治立场的双重转变，展现了特殊历史时期知识分子的觉醒历程和爱国情怀。她是“太行山之子”的代言人，也是热爱太行山、流淌着太行血脉的年轻人代表。正如她自己所说：“太行山是坚韧与柔情并重，突破重压而势不可挡，充满了生机。”该剧正是凭借对历史真实的尊重与对艺术真实的追求，让观众在重温历史的同时，感受到艺术真实的独特魅力。

电视剧艺术是人的艺术，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是电视剧成功的根本所在。《太行山上》塑造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群像，他们不仅对党忠诚信念坚定，而且敢于斗争、不怕牺牲，他们始终将救亡图存的家国利益放在第一位，这种源自中华民族骨子里的赤胆忠心令人肃然起敬，这种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自强不息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历经苦难不断走向胜利的源动力。该剧摆脱传统“高大全”模式，遵循“平凡之躯，非凡之举”刻画英雄。不再将英雄塑造造成完美无缺的形象，而是展现其作为普通人的情感特征，同时突出关键时刻的非凡勇气与责任担当，将人性的喜怒哀乐和党性的使命担当很好地结合在一起。例如刘伯承既是精通《孙子兵法》的“军神”和“战神”，也会因战士牺牲而哽咽、感伤，让我们看到了将军的侠骨柔情，



电视剧《太行山上》剧照

将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真实呈现出来。

陈赓将军的形象塑造尤为典型和出彩。他凭借卓越才能和果敢决策力，在战场上屡建奇功。但他并非一味严肃刻板 and 沉默不语，而是颇具乐天派特质和幽默气质，将大智若愚和大巧若拙的人物性格刻画得入木三分。在紧张的军队生活中，他常以风趣语言和巧妙方法化解难题，彰显了军事家的哲学智慧和民本情怀。日常军事管理和训练里，面对棘手问题，他总能营造轻松氛围，让战士欣然接受任务，尽显非凡领导智慧。更令人动容的是

剧中对他与妻子王根英情感的细腻刻画。二人忙于革命，多年未见孩子。相聚时，陈赓决定每年在墙上画痕判断孩子身高，这一温情举动饱含一位平凡而伟大的父亲对孩子的思念。当妻子王根英牺牲后，他独自在树林洒酒纪念，那一刻他是一位失去爱人的悲情丈夫。陈赓这一角色以其丰富多元的性格和跌宕起伏的人生，诠释了革命者在个人情感与革命大业间的艰难抉择与伟大担当。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1938年创作的这首《在太行山上》的经典旋律构成这

部电视剧的精神内核。该剧一方面聚焦开国将领的运筹帷幄，另一方面着重表现抗战中的普通民众，通过“老乡在自己口粮困难的情况下收养八路军的孩子”等催人泪下的细节，阐述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历史规律。剧中刘伯承与邓小平的一段对话堪称点睛之笔：“要是没有太行人民的厚爱，莫说八年，三十天也待不下去。”这句台词是创作者对人民战争本质的深刻洞察，也是对历史发展走向的艺术演绎。从军队视角看，129师通过生产部建设、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政策，形成兵民一体的新局面，将劳动精神和革命精神、生存逻辑与革命逻辑紧密结合在一起；从民众视角看，百姓送粮、参军、护伤员的行动，充分彰显了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才是真正的英雄。正是因为党的领导和人民军队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群众才会真心拥戴支持。可以说，无论是沁源围困战的奇迹，还是邓小平与农民并肩劳动的场景，都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太行山区扎根壮大的历史逻辑和制胜秘籍。

同时，剧中通过《桃花红杏花白》的山西民歌旋律构建了“传统与现代”“乡土与革命”的跨时空对话。片尾曲《赤岸河畔》中，“八年雨水深情怎能忘，梦里赤岸成故乡”的歌词唱出了太行山人民对八路军的依依不舍，传达了军民鱼水情的真挚情感。

重温烽火太行中的峥嵘岁月，让抗战精神在观众心中化作奔涌的精神江河。该剧将激励一代代人克服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作者王鑫系太原师范学院艺术与影视学院讲师、艺术学博士，作者薛晋文系吕梁学院党委书记、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 文艺的跨媒介共生

作为继《长安三万里》后“新文化”系列的又一部倾心之作，《聊斋：兰若寺》以“一寺一树一井”颇具禅意的幻妙空间构思，勾连起《崂山道士》《莲花公主》《聂小倩》《画皮》《鲁公女》五个扣人心弦的志怪故事，形成贯穿魏晋、唐、宋、明、清、民国六段时空离奇曲折的聊斋影像传奇。

### 实现传奇叙事的当代转译

《聊斋：兰若寺》叙事上的亮点，在于深度融合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传奇”文体，并实现了“传奇叙事”的动画影像当代改造。传奇作为中国小说叙事传统中的重要类型，历经漫长岁月磨砺与数代名家雕琢，早已融入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成为契合大众心理期待的核心叙事手段。其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为典型的传奇体小说，本身就承袭自传奇经典文本——如《莲花公主》源于唐传奇《南柯太守传》中的“南柯一梦”典故，《崂山道士》（原名《劳山道士》）借鉴唐传奇《纸月》《取月》的故事精髓，《画皮》则与唐传奇《集异记》中的《邬海》和明清神魔小说《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部分多有牵系。

在此基础上，《聊斋：兰若寺》更进一步，对传奇体小说《聊斋志异》实现了动画影像上的深度改写。这种改写并非简单的故事移植，而是一种结合时代文化的重新诠释，其重点在于围绕现代观念进行动画影像的叙事重塑。以《画皮》篇为例，原作中陈氏作为封建文化中男性视角下符号化的“贤妻”，其存在的意义就是作为配角，去推动因背叛家庭而面临伦理道德危机的王生这一男主角故事线；但《聊斋：兰若寺》在改编时选择切换视角，将陈氏树立为叙事核心，深入描摹其发现丈夫私情前后，由隐忍到挣扎再到疯狂直至释然接受的心路历程，这种叙事视角上的转换，不仅强化了基于原作传奇叙事的戏剧性张力，更赋予女性角色极具现代性特质的精神新核。与此类似，《鲁公女》篇一改原作中鲁公女因化为鬼魂只能“昼伏夜出”的简单设置，变为可以白天坐在张生背上活生生地实现“白日隐形”，这一改编不但强化了人鬼殊途的传奇影像特性，更通过“看不见的爱人”这一细节上的鲜活构思，反衬出超越世俗观念的动人深情，反过来也隐喻着现代社会中“人与人”间无限疏离的情感隔阂。

与此同时，《聊斋：兰若寺》还承袭了自唐以来传奇叙事特有的“说书人”模式，构建起“讲故事者”与“所讲故事”共同存在的双重叙事空间。例如贯穿全片的井下“一蟾一龟”故事会创意，恰与《红楼梦》开头“一僧一道”玄妙奇诡的一唱一和形成互文，观众在“说书人”视角的引导下，得以时而沉浸于《莲花公主》中“一枕槐安”的蜂巢梦境，时而跳出故事本身审视“幻梦与现实”的当下哲学命题，这种“故事空间”与“叙述空间”双重存在的“剧中剧”叙事结构，借助电影与生俱来的“造梦”机制，营造出“贪梦好，茫然忘了邯郸道”的玄幻意境。也即《聊斋：兰若寺》通过电影所特有的对受众的“催眠”效应，精准满足了人们对“虚实相生”这一人生况味的内在审美期待。

此外，影片在吸收传奇文体“非奇不传”精髓的基础上，不仅严格遵循情节构造上传奇文体“追寻巧合、凸显离奇”的叙事特质，更在题旨意蕴上暗合大众对道德教化的内在信仰。例如《崂山道士》篇中，王生最终学道失败的故事，既呼应了投机取巧者会受到欲望反噬与道德训诫的教化思想，又通过穿墙术失灵的动画喜剧处理，反向强化了脚踏实地与天道酬勤的传统伦理价值观，让观众在奇幻故事中获得对东方道德伦理的内在认同。

### 工业美学背后的情感内核

作为由多个独立故事组成的“拼盘电影”，《聊斋：兰若寺》在电影工业美学上的制作经验值得借鉴。制片人宋依依提到，六个导演

## 文学改编动画电影的创作策略

——从《聊斋：兰若寺》谈开去

□周 粟



团队并肩作战时，既要保持各自风格（如《画皮》的宋画雅致、《崂山道士》的毛毡质感），又要确保整体情感节奏“由轻到重，如海浪叠涌”。这种多线程创作下极难做到的制片资源的平衡背后，源于成熟严格的电影工业体系支撑：从毛毡工艺标准化的技术攻关——单个人物毛发渲染量已达百万根，到场景中唐宋建筑元素的考据融合，从“半小时为单位”的制作会议排期，到说服众导演将核心技术资源分配后的团队内博弈（且每个篇章的导演也要在不同小组之间穿梭进行“车轮战”），其核心目的就是实现电影工业体系下，重要资源的最佳配置与动态平衡。基于这种高效的电影工业创作体系，各组导演也在“‘暗暗较劲’中实现了更良性的竞争”，共同推动《聊斋：兰若寺》打破了拼盘式电影“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窠臼，通过精心拿捏“童真—爱情—家庭—生死”的情感进阶节奏，使不同拼盘故事间形成后浪推前浪般迭代上升的合力，展现了成熟的工业美学机制对动画电影叙事节奏的精准把控。

影片最为触动人心之处，在于对“时间与情感”这一永恒命题的深刻挖掘。《莲花公主》篇以“江畔何人初见月”的诗句开篇，将姽婳的梦境与宇宙时空相连，借“花开花落”的意象隐喻爱情的短暂与永恒；《鲁公女》篇则直面“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的时间悲剧，将分离之苦升华为“爱能超越生死”的信念。影片以几个篇章中看似模式化的“离别—等待—重逢”三段论叙事，生发出不同篇章间层层递进地对“情”本质的揭示：当成长面对时间这道鸿沟，记忆碰触分离这一绝壁时，情感的张力既体现在它是“十年生死两茫茫”的哀婉绝望，更体现在它有“不思量，自难忘”的伟大坚韧。

此外，影片在古典框架中巧妙融入当代文化意象，亦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融合。例如《聂小倩》篇中，每当聂小倩想要与心爱的人再靠近一步，但在镜子中看到自己“没有影子”后感到自卑的细节设计，就体现出创作者巧妙赋予的心理学隐喻——镜子作为自我认知的象征，暗示聂小倩对失去自我的内在迷茫，这与当代青年普遍存在的身份焦虑形成呼应。此外，《莲花公主》篇中对于蜂巢建筑细节美轮美奂的工业级美学呈现，《画皮》篇中陈氏“大女主”的清醒

独立人设，以及《聂小倩》篇中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面临快节奏“虐恋”的百转千回，均贴合“奇幻解构”“微短剧爽文”等时下潮流，使古典传奇进一步满足了当代观众的心理认同。

### 传统智慧与现代价值的相互映照

《聊斋：兰若寺》对于当下文学改编类动画电影的创作亦形成了诸多启示。

一方面，要深挖文化内核，激活当代动画影像活力。文学改编动画电影需坚守文化根脉，深入理解古典文学的叙事传统。古典文学中的“叙述空间”与“故事空间”嵌套、“说书人”引导等元素，本质上契合了国人审美心理基因的“文化密码”。动画电影因其想象力表达的极限拓展性，特别有利于呈现古典文学中的奇观细节，因此文学改编的动画电影创作，可以通过现代动画手段为传统故事“画龙点睛”注入灵魂，实现古典文学叙事传统在动画领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进一步看，如能在传奇叙事的架构中巧妙融入如《哪吒2》所展现的现代人个性化的“自我实现”主题，实现传统道德训诫与当代人追寻个性发挥的互补融合，则更能使古老传统智慧与现代社会价值追求相互映照、相得益彰。

另一方面，平衡好工业与艺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文学改编动画电影创作中，可以进一步探索工业美学精度与艺术创意个性间的深度平衡。一方面，可借鉴多单元动画“协同作战”模式，以统一技术标准保障制作水准；另一方面，应适当营造导演风格竞争氛围，激发艺术个性。导演作为动画创作的核心主导者，其独特的艺术风格与创作理念是影片艺术个性的重要源泉。动画电影制片公司通过营造导演间的风格竞逐氛围，能够使他们在不断突破自我、推陈出新，挖掘自身艺术潜力的同时，为动画影片注入更加丰富多元的创意元素，最大程度发挥电影工业美学体系保障下创作者独有的创意实力。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副编审）

## 专家研讨电影《乌龙镇》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电影评论学会和中国文联电影艺术中心主办的电影《乌龙镇》专家观摩座谈会在京举行。该片聚焦民国初年青年实业报国者深入边陲小镇，唤醒民众、重建家乡的过程，以独特的影像语言和浓郁的地方风貌，展现理想与现实的交锋。该片导演阿年表示，《乌龙镇》是对其30余年导演生涯的一次总结与突破。“这部影片融入了我对影像本体与民族美学的最新思考。影片中，我大量运用皮影戏、装置艺术、舞台艺术等元素，力求呈现出宋代山水画那种浓郁的美学风格，将中国传统影像语言与电影技术相结合。”

与会专家认为，《乌龙镇》以风格鲜明的影像语言和立意深远的探索性表达，展现出中国电影人在新时代语境下对美学蕴涵与文化遗产的持续探索。导演采用“章回体报幕”和演员谢幕的舞台戏剧式结构，以光影中的留白与写意为基础，在单一空间中构建丰富冲突，体现出高度凝练的叙事张力。该片让场景与道具主动参与叙事，构建出“戏中有戏、景中有人”的内在秩序。（杨荔涵）

## 电影《南京照相馆》上映

**本报讯** 7月25日，电影《南京照相馆》登陆全国院线。该片由中影集团董事长傅育清任总监制，申奥导演，刘昊然、王传君、高叶、王骁领衔主演。影片将镜头对准抗战时期南京沦陷后的历史缝隙：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城内吉祥照相馆的普通百姓，为求生存被迫协助侵略者冲洗照片，却意外冲印出记录侵华日军暴行的关键罪证。影片聚焦于是否冲洗底片的人性困局，刻画了战火中普通人在生死抉择间的内心挣扎与情感之痛。

谈及创作初衷，申奥表示，该片的创作灵感源于1987年的电影《屠城血证》。真实历史中，华东照相馆学徒罗瑾、爱国青年吴旋接力保存罪证相册，美国牧师约翰·马吉秘密拍摄暴行影像等史实细节，为影片奠定了坚实的创作基础。“创作时，我始终提醒自己要从史实出发。那些藏在故事里的勇气、骨气与家国情怀，其实都是抗战精神里最实在的部分，必须让观众感受到这份真实的力量。”（杨荔涵）